

國門



彭平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國門

彭平 著

新 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门 / 彭平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11-9160-4

I. ①国…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6658 号

国 门

责任编辑: 尚惠敏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160-4

定 价: 4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10) 63073969

此书献给——

我的同事

你与街上行人一样

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只因职业需要伟岸的形象

你站直了

一肩承受生活的重压

一肩扛起使命的尊严

此书献给——

我的读者

你与海关或近或远

他们总在护卫国门的安全

看完书中那些故事

相信你会说

他们没有白花

我缴纳的税钱

目 录

第一章 / 1

在总署调查局局长眼里，北凌湾地区并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在 20 世纪最后那几年，北凌湾却成为走私重点地区。

庄田对关员们道：“去年仅香港一地向大陆走私的成品油偷逃关税 23 亿元人民币。”

第二章 / 19

“当年正是因为被别人卡着输油管不让‘洋油’流向中国，才激起‘石油工人一声吼’，而现在走私‘洋油’却成千上万吨地渗透进国门，这是为什么？”

第三章 / 39

走私并不直接侵害地方的经济利益，甚至对地方经济利益还大有裨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样去扑灭遍地野火般的走私？

第四章 / 57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哪些超于普通人的知识、技能、智慧、谋略？可惜，除了一身华贵的衣饰，钟亚古无法看清楚他们是怎样把巨额财富聚敛到了自己的银行帐户上。

第五章 / 73

北凌湾走私成品油，无论从哪里来，总要上岸。刘清秋看准这一环节，酝酿着重占市场，逐步垄断成品油批发市场的长远计划。

第六章 / 92

盯着地图，辛建章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必须保密！保密！！”他告诫自己。

第七章 / 105

刘全景在地图上的“宁城”画了一个圈，写上“517”，自语道：“‘517’要到哪里去呢？谁叫它出航的呢？”

第八章 / 120

“海关查问起来怎么办？”船长没有回答大副的问题。每一起商业活动里都会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他知道，心中糊涂有时比心如明镜更安全。

“原川”又一次向“517”逼了过来。陈一山抬起枪口对天打出整整一梭子弹，钢铁城墙才稍稍让开了一段距离。

第九章 / 131

有人通风报信，秦武一点不诧异，这个人就关在艇上的空舱房里。但通风报信了又怎么样？现在谁都停止不了他的行动。

第十章 / 139

在海上摸到这挺14.5毫米双管高射机枪，目标又近在咫尺，万蒙开枪击发的欲望分外强烈，瞄准镜里，“原川”驾驶室被死死锁定。

“弟兄们，想一想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十八个缉私队员，十八个真正的男人！”

第十一章 / 153

石海波叹息：“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想多弄点钱，这可以理解，但也要想一想，人都死了，财有何用？”

……身为缉私艇长，他心里很矛盾，每拦截一条走私船时，他都要想，这次走私被查获了，下一次呢？就算他们不干走私了，他们干什么呢？

第十二章 / 174

刘全景拉开车门，小心地把韦秀逸扶下车来，拿出纸巾按住她流血的伤口，然后掏出手铐，拷住了她的双手。

第十三章 / 195

石海波和杨步远走到艇首甲板，如海军元帅阅兵，大声念着猎获物的船号。

“这么大的北凌湾，有谁不知道‘510’是一艘久经战阵威猛无匹的功勋缉私艇？”

第十四章 / 210

“这是他夺回青海石油市场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曲成功在回忆中开始勾勒“原川”案件的来龙去脉……

第十五章 / 224

反走私之战没有战线分明的敌我双方，难以在地图上标明我军、友军、敌军、中立军态势，更无法用蓝色代表敌占区，用红色代表解放区，所以说反走私之战是一种另类战争。

第十六章 / 236

“你们应该知道，海关的缉私行动，总是要服从于政治的。”于力晗说完，心里也觉不妥，都什么年代了，还拿政治压人。

秦武全身一颤，如闻惊雷，一跺脚，狠狠给自己一个耳光，双腿一弯，跪倒在甲板上。

艇员们再也忍不住，推山倾柱，在甲板上齐刷刷跪倒。“万蒙，我们回家吧！”

芦笛眼睛里是暴风骤雨过后的平静。她没有说话，久久地看着墙上万蒙的照片……

第十七章 / 251

“他们活着的时候，曾经是我们的对手，给我们制造过许多麻烦。现在，他们死了，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

如果将来万蒙的孩子问他：“你是海查科长，为什么我的父亲牺牲了，而你却活着？”秦武不知该如何回答。

第十八章 / 264

……范阳光怒火攻心，把床垫一掀，拿出两枚苏制手雷，揣在怀中，召集保镖，夺门而出。

“我们暂时退出，让黎锦统一了北凌湾的走私生意，但海关黑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让海关来打击削弱他，难道不比你打上门去拼命更合算吗？”

第十九章 / 283

季澜飞这才恍然，她心目中的农民还是那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形象，但农民却已经把自己与拥有最先进装备的香港警察相提并论了。

农京云觉得心里有春潮涌过，黑宝石般的眼睛在黎锦的身上闪烁，不知道总经理是否感知一个异国姑娘如椰树般的情怀。

夜色、车灯、人影、枪声，季澜飞觉得像极了好莱坞警匪片的场景。

秦武和队员们都巴望腾出手来收拾走私飞艇，于力哈告诫他们：“面对群贼，择而击之，等待吧。”

第二十章 / 296

……阮氏霞不知道段思潮为什么在半梦半醒中呼唤妈妈，她久久地看着段思潮，怜爱地把这个异国青年的头放在自己丰满的胸前。

“永化岛上的飞艇几十艘，不可能一仗全歼，”向帜同道：“积小胜为大胜，打掉一艘算一艘，打掉一艘他就少一艘。”

第二十一章 / 312

“我们的对手，一定是个深谙谋略之人。”于力哈在脑中勾画黎锦肖像时，落笔郑重，并且带着某种敬意。

“和平年代，没有战争，有暴力倾向的人要么走私，要么缉私。”孔明亮认为自己和永化岛那些人，都喜好搏斗厮杀，都有暴力倾向。

段思潮眼里射出凶光：“我们的周围全是野兽，我们要活下去，就必须变成野兽！”

……撞击海关艇，顶多只是海损事故。但一开枪，就是武装冲突，

飞艇又是从越南海域过去的，有可能酿成外交事件，到了这个层面，黎锦会输得很惨。

第二十二章 / 324

颜吉顺的飞艇以闪电般的穿插把海关飞艇分割开来，团团围住轮番撞击……

……两艇在迅速接近，不会超过30秒，巨大的碰撞声将响起，那艘随浪漂浮的海关艇将会弹离海面，再落入海中，然后沉入海底。

第二十三章 / 336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阁首宰辅并不认识这个边陲海关的海关关员，但他肯定知道，有一群铁血青年正在将中南海的意志变为北凌湾的重拳。

“我要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越溪贸易行老板的手臂。”黎锦阴森森的声音仿佛从冰窖里发出。

第二十四章 / 359

当三艘走私艇从海水中探出来重组队形时，蓦然发现多了一艘，这多出的一艘正在悄悄靠近他们，像一头凶猛的猎豹，准备进行致命的一扑。

……巨浪涌来，把小艇托起又摔下。秦武紧紧把着舵轮，对自己说：我的方向是对的，不要去想理由，在这时候，就算固执也要固执到底。

第二十五章 / 378

如果社会要清算财富的“原罪”，讨伐檄文上肯定会大书他们曾经犯下的走私罪。

全世界的军人都面临一个悖论，战争产生了军人，军人却是为了消灭战争。

秦武何尝不懂自己面临的悖论，痛打走私飞艇，是为了有一天无走私飞艇可打。

尾 声 / 397

后 记 / 400

第一章

在总署调查局局长眼里，北凌湾地区并不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但在 20 世纪最后那几年，北凌湾却成为走私重点地区。

庄田对关员们道：“去年仅香港一地向大陆走私的成品油偷逃关税 23 亿元人民币。这就是说，仅此一项，走私者就从国家口袋里掏走了 23 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海关遭遇的走私手法实在是太多了，像南郡海关破获的跨国境输油管走私，世界海关组织的专家们听了保证眼镜跌破一地。

“我不接受你对海关的指控，但我誓死捍卫你指控的权利。”云岭对律师说。

海湾上空，一只小小的蜜蜂，正在向这边飞来，它的身体在阳光辉映下闪闪发亮，它的翅膀煽动着空气，发出轻柔的声音。

渐渐地，人们看见那是一只金属的蜜蜂，它的声音也不再轻柔，一变而为钢铁的轰鸣，掠过港口里如林帆桅，沿着湛蓝色的海岸线飞去。

直升机机舱里，海关总署调查局局长庄田靠窗坐着，听驾驶员报告，知道正在飞临宁城海关辖区。

透过机窗，庄田看见宁城海关的缉私艇码头，看见长长的码头栈桥边，停泊着海关缉私艇、飞艇、补给船。宁城海关是南郡海关的下属分关，庄田曾经多次来这里，对这里并不陌生，只是从空中鸟瞰，倒还是第一次。

夏季的北凌湾，丽日当空，碧波万顷。海面上船舶如织，帆桅如林。庄田知道，一场风暴将要降临这个面积达 13 万平方公里的海湾，也同时将降临共和国所有的海湾，这场风暴就是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打私风暴。在这场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打私风暴中，成品油走私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

庄田看着面前的地图，在他的眼里，北凌湾地区并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历史上也不是走私高发地带。但在 20 世纪最后那几年，走私浪潮从东南沿海侵入后开始分流，一股北上至渤海、黄海一带，与更远的东方海面涌来的走私浪潮合为一体，冲击中国的北方省份。另一股，则沿珠江流域、长江流域西进中国内陆腹地，庄田他们将此称为走私浪潮出现北上西下态势。北凌湾也因此成为走私重点地区。

直升机降落后，庄田转乘面包车驶进缉私艇码头。汽车驶过长长的栈桥，一直开到栈桥的尽头处，停在一艘缉私艇旁。

这艘造型威猛的缉私艇，艇舷上喷着“海关 517”。前甲板上，一门双管 14.5 高射机枪傲然前伸。高射机枪旁，一排穿深蓝色缉私制服的关员以跨立姿势站立。

看见庄田等人下车后，前甲板上，跨立的关员全部立正，举手敬礼。

蓝天高远，白云浮游，海浪翻涌，岸线蜿蜒，在这个大背景映衬下，人和艇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画面里的人，画面里的艇，以后将在这个大背景里演绎出许多故事。

“517”缉私艇驾驶室内，曾树站在艇长的位置，正在作起航前的准备。艇载雷达已经打开，缉私艇顶端的雷达天线开始 360 度转动。

雷达圆型屏幕发出绿光，扫描线转动，显示出雷达探测区域内的岛屿、堡礁、船舶。

曾树手拿对讲机，逐一检查舵手、轮机、帆缆各岗位情况，得到一一传来“就位”的回答后，曾树把对讲机换一频道：“海查中心，我是‘517’，现在我艇请求离港。”

得到海查中心准许离港的回答后，艇上前后缆绳依次解开，“517”缉私艇轻捷驶离码头。

辽阔的海面，波平浪静，桅杆上国旗飞舞，成群的海鸥在艇前艇后追逐飞翔。

驶出港湾，缉私艇加速，机舱里发出强劲的轰鸣声，缉私艇在海面如骏马疾奔，被劈开的海浪像白色的绸缎在艇舷拖曳。

缉私艇速度明显加快，艇身起伏摇晃，曾树一面举着望远镜观察海情，一面头也不回地问道：“庄局长，不要紧吧？”

庄田正抓着扶手，站在曾树身后，听见问话，忙松开双手，回道：“我这不是站得好好的吗？”

曾树仍没回头：“北凌湾的海浪暗涌很大，请你把扶手抓紧。”

“我知道怎么做。每次上你的艇，你都要这样说，你认为我就不能出海了吗？”庄田语中似有不满，他又不是老人，用不着这样关照提醒。中国实行严格的官员年龄任期制后，许多人暗地里对自己的年龄十分敏感，一点也不亚于女士对年龄的讳莫如深。

庄田任职总署调查局长，走遍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反走私舞台上出演的戏剧，他算不上总导演，但至少是一个不错的执行导演。今天，南郡海关关长漆帆陪同庄田登艇出海，当然不是旅游观光，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表明北凌湾的走私形势很严峻。

关员们摊开一张地图，漆帆指着地图对庄田道：“越南的鸿基、海防、永化岛，原有的油库正在扩建。鸿基码头油库已扩建为10万吨的客量。这是向中国走私成品油的源头和中转站。”

漆帆在地图的外围地带画了一个圈，那里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世界级的石油加工地带。向中国走私的成品油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这就是说，中国南部海岸，被廉价石油包围。

缉私艇驶到一片更辽阔的海域，海水已经变成墨蓝色。漆帆对庄田道：“前面就是公海。走私成品油的大船往往都是在公海游弋停泊，不会轻易进入领海，母船在公海向小船卸驳成品油。小船进入领海后，目标缩小，不易被发现。”

“廉价石油的包围，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庄田说道，久久地看着浪沫翻涌的海面。

以2008年的眼睛回望庄田说这话的1998年，会让人顿生无限感慨。十年，在陈奕迅的歌里，只是情人变朋友，还可以问候。但在生活的万花筒里，十年间却变换了太多图案。那一年，一个名叫索罗斯的犹太人引发的一场金融危机，从泰国波及东南亚，直至波及全球。占世界经济总量40%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影响而陷入衰退。经济衰退导致对能源的需求不足，1998年1月起，世界原油价格如水银泻地，从18美元一桶一直降到12美元一桶。到这年的11月25日，原油平均价下滑至每吨9.98美元，创下12年（一说为20年）来国际石油价格的最低记录。这个价格，2008年的石油商人听了绝对抓狂。

再来看国内市场，油价却居高不下。以香港与广州的轻质柴油市场价相比，其价差就高达128美元一吨。国内外成品油价差如此巨大，刺激见利忘法之人铤而走险，走私焉能不猖獗？

“知道全国成品油走私的情况吗？”庄田对南郡海关众人道：“去年，香港海关统计，有590万吨轻质柴油运往中国内地。而大陆海关统计却只有3192吨轻质柴油通过合法渠道从香港进口。这就是说，去年仅从香港一地就

有 589 万吨轻质柴油走私进入了中国内地。589 万吨柴油，逃掉了多少关税？”

“大约 23 亿左右。”漆帆身后有人回答。

庄田的目光一边寻找着答话的人，一边说道：“应该准确说明币种。”

答话的人重复：“人民币 23 亿元左右。”

循着声音，庄田看到了答话的人，瘦高的个子，眼睛闪着锐利的光，他记得这是南郡海关调查处处长辛建章，“站到前面来。”庄田道。

“老刘，是不是我说错了？”辛建章对旁边的人问。

旁边站着的是身体魁梧的南郡海关调查局副局长刘全景，他不置可否地一笑，出风头总要担风险，他说：“还不快站过去。”

辛建章走上前来，语调有些紧张：“庄局长，我刚才不过是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在我面前？那可不成，人民币 23 亿元左右，怎样算出来的？”

辛建章略想想，道：“如以每吨 140 美元的价格，589 万吨轻质柴油，应征关税 4.11 亿元，消费税 5.9 亿元，增值税 13.3 亿元，共计应征税款 23 亿元左右。因为是口算，小数点后未计入。”

“口算的速度还不慢。”庄田微微点头：“看来你上学的时候数学没有逃课。”

庄田说得不错，辛建章高中三年一直是数学课代表，曾经获得过区数学竞赛第二名。只是高考时发挥欠佳，他进了政法大学，现在提起还感委屈，说自己本来应该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生。

“怎么对关税这样熟悉？”庄田问道。

“我原来在关税处呆过七八年。”辛建章回答，后来他调到调查处，发现以前搞过的关税业务对查缉走私帮助很大，别的不说，每查获一批走私货物，他总能很快算出偷逃的关税是多少，这有助于对走私者的量罚。

“辛建章同志在关里负责调查部门，注重情报网络的建设，这使我们的缉私行动掌握了许多主动权。”漆帆向庄田介绍，在总署领导面前，他从不吝惜为自己下属说好话，他觉得几句好话换来皆大欢喜，是为快事。

辛建章听了也高兴，接道：“我们调查部门惨淡经营多年，”

“住口，”话未说完，即被漆帆喝断：“什么惨淡经营？又不是王小二开店，一年不如一年。注意用词。”

“是，”辛建章连忙改口：“我们调查部门苦心经营多年，情报网络在延伸，线人的行业分布广泛。他们提供各种零星，琐碎，分散的消息，不管什么我都认为有用。有时我像在玩拼图游戏，把它们组合拼接起来，往往能发现走私活动的蛛丝马迹。”

“惨淡经营也罢，苦心经营也罢，都讲究的是经营。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庄田赞同：“总署多年来一直强调和重视情报工作。如果没有情报来源，海关缉私绝大部分将劳而无功。”

海风中，庄田把声音提高了些：“刚才辛建章同志算出了去年香港一地向大陆走私的成品油偷逃关税 23 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仅此一项，走私者就从国家口袋里掏走了 23 亿元。”

他不能妄测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施政规划，但可以相信，政府将因此被迫削减 23 亿元的项目。这笔钱可以帮助多少下岗工人再就业。可以帮助多少贫困地区人民解决温饱？！

庄田停了下来，他想起了刚参加不久的全国打私会议。这是共和国反走私史上级别最高的一次会议，党和政府把打击走私提到“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的高度。

庄田对众人道：“国家已经向走私宣战，反走私最高动员令已经发布。大家要振作精神，一场反走私大战役很快就要在北凌湾打响。”

他声音庄重：“漆关长，同志们，北凌湾交给你们了！”

“517” 缉私艇汽笛长鸣，笛声在辽阔的海空传得很远很远。

南郡海关的办公楼是一幢有钟楼的大厦，楼面有一个巨大的双蛇缠绕的手杖与一把钥匙交叠的图案，南郡人初见时不知此为何物，但现在都知道那是海关关徽。

海关关徽下，漆帆制服整齐，走进关长办公室。

漆帆身高 1.8 米，一副国字型的脸，浓眉直鼻，相貌堂堂，且举止沉稳，风度儒雅。他叫办公室主任通知调查局副局长刘全景、调查处处长辛建章、法律室主任文岭到他的办公室来。

文岭拿着一迭卷宗走出电梯，另一架电梯同时也到了，出来的是刘全景和辛建章，三人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

关长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文岭多话，指着前面道：“关长室的门通常是关着的，你们不觉得它给人以神秘感吗？”

“是有这种感觉。”辛建章看着关长室的门，那里面研究讨论的是一些重要事情，小到这幢楼里面工作人员的晋级、升迁、奖励、惩罚，大到这个口岸城市成千上万吨货物的进出境，还有天文数字关税的征、免、扣、退、缓，都是在这里最后做出决定的，而人们并不知道做出决定的过程，神秘感由此而生。

进得室内，三人端坐在漆帆面前。作为一关之长，他很注意着装，任何时候在海关看见他，都挑不出他的着装毛病。在他的影响之下，南郡海关上

上下下都是制服笔挺，徽章灿然。

漆帆召见他们，是研究对青海能源公司西江保税油库违法一案的处理。这起案件的经过已经调查清楚，去年5月至7月，该油库未经海关许可，擅自将油库内存储的进口0号柴油5300余吨倒卖，偷逃税款196万元，其行为违反《海关法》，已经构成走私。

上面这寥寥几行字，是经高度概括后的走私事由，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出它后面那些生动的故事——

按照规定，海关会对保税油库的存油定期核查，油库如果擅自倒卖，海关很快就会察觉。事实上，海关保税处也定期进行核查，每一次核查都有详细的记录。同时，海关还对油库的出油管口加了铅封，每次出油，都必须当着海关人员的面拆开铅封，完后再加铅封，监管不可谓不严密。

既如此，为什么5300吨柴油还是得以倒卖成功？

原来，油库每次将柴油抽出倒卖后，又将同样重量的江水注入库中，水的比重大于油，从油库的标尺刻度上看是发现不了的，海关人员也不可能潜入库底查看是水是油。

要想倒卖海关监管之下的柴油，还有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是：怎样保持出油管口铅封的完好无损？海关人员当初高枕无忧，就是因为这一点。但恰恰就是在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被人暗渡陈仓，原来油库还有一个备用出油管口，他们没有向海关报告，倒卖的柴油就是从这个管口出去的。

油老鼠就这样一次次瞒过了海关的核查。不难想象，每一次望着海关人员离去的背影，油老鼠会有多么的侥幸与窃喜。

在这场猫与老鼠的竞技中，老鼠赢了，一想到这里，漆帆就十分恼火。猫被鼠戏，“猫王”焉能不怒？

万幸的是，老鼠没有笑到最后，还有另外的猫，凭着特殊的嗅觉，抓住了屡屡得手的油老鼠，否则不知道鼠辈的侥幸与窃喜还要持续多久。

这事说起来也有些戏剧性，“3·15”消费者权益日那天，出口加工区的威尔利克公司总经理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他们的产品在青海能源公司西江保税油库使用状况良好，已经达到了100天零故障的国际质量标准。

算是西江油库的走私者活该倒霉，这个短短的采访节目恰被晚饭后百无聊赖躺在沙发中的辛建章无意看到，当时他心里一动，记得威尔利克公司的产品是大功率抽水机，“保税油库用抽水机干什么？抽水机可以抽油吗？”

晚上他被这几个问号弄得没有睡好。第二天便给秦武聊了一下，秦武听了也觉得有些蹊跷。

秦武是调查处调查科的科长，辛建章认为他天生是查缉走私的料，只是向他谈了保税油库买抽水机干什么的疑问，他就带着手下一帮人折腾两个月，

活生生把疑问破解了。

“折腾得漂亮！”文岭赞道，他不大喜欢秦武，但对此人的工作能力还是很钦佩。

刘全景看着案卷里的材料，感慨道：“以水顶油，这种走私手法真是闻所未闻，走私者在不断给我们上课。”

刘全景的话，使漆帆想起了以前他在总署学习班上与讲课教师的一番对话。那是总署受世界海关组织委托而举办的一个缉私缉毒高级培训班，讲课的是美国海关专家迈尔斯，他的左胸前佩戴着一枚椭圆型美国海关关徽，栗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对学员们说：“海关与走私者，就如猫与老鼠，它们是一对天敌，世界各国海关的共同历史，就是一部猫与老鼠追逐的历史。”

以猫与老鼠的追逐来比喻海关的历史，漆帆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有趣。迈尔斯知道学员们都是这个国家海关的高级关员，讲课尽职尽责：“如果你们认为猫的本领天生优于老鼠，那你们就错了。实际上，许多时候，猫的技巧是它的对手教给它的。所以，你们得不断学习，使猫的技巧始终高于老鼠的技巧，这样，世界贸易才有秩序可言。”

漆帆英语不错，基本能跟得上迈尔斯的讲课速度。他听着迈尔斯的谆谆教诲，想起困扰中国海关已久的成品油走私问题，停下笔，陷入了思考。

课间休息时，他找到刚刚端起一杯咖啡的迈尔斯，问在美国，有没有成品油走私现象？美国海关的防范措施是什么？

“什么，成品油？成品油走私？”迈尔斯听了一惊，口中的咖啡没吞下去却差点吐出来，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成品油，那种黏稠的液体，从得克萨斯走私到墨西哥？或者，从伊拉克走私到美国？漆，你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吗？”

“不是天方夜谭。向中国大陆走私的成品油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

“你所说的成品油不是原油吧？”

“对，不是原油。”漆帆对老师解释说，向中国大陆走私的是经过加工的石油制成品，我们称为成品油，分为柴油、汽油、润滑油三大类，其中柴油因为性能稳定，不直燃不挥发，是走私的热门商品，并且，走私时间持续很长。

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迈尔斯想了很久，说道：“我在美国海关服务已经有23年了，在我的海关生涯中，只有武器、毒品、文物是永远的走私重点物品，这方面我有丰富的反走私经验。对于你刚才所提的成品油走私这个问题，很抱歉，我完全不能回答。”

停了一阵，迈尔斯又以美国式的幽默说道：“如果以后美国遇到成品油走

私，我将向政府建议，邀请你们来给美国海关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关遭遇的走私手法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在现有条件下，凡是一个人的大脑所能够想到的办法，走私者差不多都用到了。像南郡海关破获的跨国境输油管走私，这样的手段也许在世界各国海关反走私史上都是零纪录，世界海关组织的专家们听了保证眼镜跌破一地。

假如真有中国海关专家讲课的那天，列举的案例会非常丰富，漆帆想。

“迈尔斯说得对，猫追逐老鼠的本领，一半是老鼠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欢迎走私者给我们上课。”漆帆把遐思转回到办公室：“好吧，现在我们来研究该给以水顶油案件多少‘讲课费’”。

刘全景打开面前的卷宗，说道：“我们调查局的处理意见是：第一条，追缴倒卖违法所得，抵偿偷逃关税 196 万元人民币。第二条，取消该油库保税业务经营权。第三条，对该油库科以案值三倍以下罚款。”

调查局事前就此征询过法律室意见，法律室在审看全部材料后认为从实体到程序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同意所拟处理意见。这样，只需漆帆签字即可生效。

漆帆没有马上签字，他对作出处罚之类的决定一贯慎重，通常都要搁一下，让自己有时间再作最后的斟酌权衡。

刘全景等人收拾好案卷资料，欲起身离开，被漆帆叫住。三人重又坐下。

漆帆将桌上另一份卷宗递给文岭。

文岭打开卷宗，里面是一份行政起诉状，写着原告王浩斌，不服南郡海关对其没收大型牵引车三台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法庭申诉，要求海关撤销原处罚决定，归还没收的三台牵引车，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36 万元人民币。

卷宗里还有一份南郡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并通知海关届时出庭应诉。

“人在房中坐，祸从天上落。一不留神，我又成被告了。”漆帆说道。他想，刚才你还在研究给别人什么处罚，却不料有人在法院告你，生活真是像万花筒。

“关长出庭吗？”文岭问。

“我是应该出庭的，这是尊重法律的表现。”

“那好，我们法律室一定把出庭应诉材料准备充分。”

“慢，我话还没说完。”漆帆端起桌上的茶杯，用杯盖反复滤漂在上面的茶叶，却没有喝，也没有说下去。

刘全景知道漆帆心里在想什么，他说应该出庭，这只是理论上的话。实际上，全国海关有过关长出庭应诉的先例吗？海关以外，其他部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又有多少呢？刘全景对文岭道：“中国是一个从来就没有行政首长